

未名文化的“未来”在哪里

马启俊

和建设发挥着文学的独特作用。六安红色文学作家和作品，不仅是六安革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安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大别山红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叶集作为安徽的西大门，有着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叶集自古商贸繁荣，人文荟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在大别山红色文学史上也是一个重镇。在将近100年前的1925年成立的鲁迅先生为领导人的北京未名社的六个成员中，就有四个来自叶集，这就是著名的“未名四杰”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从芜，因未名社而形成的未名文化和未名精神传承至今，在今天的叶集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和鲜明的体现。实际上，与未名社和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未名社成员有联系的还有蒋光慈、张目寒、王治秋、王青士、赵赤坪、李何林等一批当时的叶集人、霍邱人，他们也是未名文学、未名文化和大别山红色文学历史

史上不可忘却的人物。

时代发展到今天，叶集文学之花开放得更加繁盛，在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大花园里显得更加鲜艳夺目，以徐贵祥主席为标杆的一大批叶集和霍邱当代作家如群星璀璨，在大别山红色文学的天空里星光灿烂，叶集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之乡。

六安特别是叶集的红色文学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要倍加珍惜和爱护，要加强传承与创新。具体需要注意开展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加强相关资源的挖掘、资料的搜集与保存，这是传承与创新的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必须抓紧进行，要与时间赛跑，否则很多资料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不见，再也不能加以利用，更谈不上传承与创新。

其次要加强红色文学的研究与宣传，要挖掘其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要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

了不少成果，但是还很不够，需要动员各方力量，联合开展工作，形成合力。叶集有未名文化研究会，希望能够发挥主体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第三要扶持当代作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传承大别山红色基因、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精品力作，使大别山红色文学持续发展，起高原，成高峰。

第四要加强鄂豫皖三省大别山红色文学创作的学术交流与文化合作，互通有无，共同提高；还要加强大别山红色文学与地方经济、文化、生态的融合发展，实现互动双赢。

最后一点就是要注重培养文学新秀，使大别山红色文学创作后继有人，后来居上。叶集在几年前就成立了少年文学院，从娃娃抓起，这就是非常有远见的举措，值得借鉴和推广。

(马启俊，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皖西文化研究所所长。出版个人学术专著5部，六安地方旧志整理著作2部，主编并出版《皖西民间文学概要》《名人与寿县文化》《皖西红色文化人物故事读本》《六安革命文学史》《红色金寨》等地方文化和红色文化著作6部。)

叶集区文学院小院士悦享文学盛宴

借用徐爷爷的话，“感谢我的童年，感谢我的红楼和红楼一角，给了我阳光明媚的创作底色。”是的，徐爷爷童年时期的经历给徐爷爷的创作有了很深的印象。

在那个年代里，能够有书看真得很感谢叶集“未名四杰”，他们给家乡捐赠了不少图书。在当时特殊年代里，叶集中学一度停课，学生不上学了，从图书馆借的书也不用还，便都被带回了家。后来，这些书被收在一起藏进红顶小楼里，最终落入他和他的的小伙伴们手里。

我看完《老街书楼》，对此产生了疑问，我第一个对徐爷爷提出问题：“徐爷爷，您童年生活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吗？张杏姑姑这个人有什么意义？”对徐爷爷提问时，我的心怦怦直跳，高兴又紧张，徐爷爷不仅回答了我的问题，还问我又不想写张杏姑姑的故事。

哇！我可真是现场唯一提问徐爷爷又提问徐爷爷的人哦，我可以有几百个理由拿去炫耀了。他建议我打开想象的翅膀，去构想张杏在大家传播老姑被通缉消逝的谣言里的内心世界以及后续故事。

他叮嘱我们一定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挑选那些能够理解并从中获得乐趣的读物。他的话充满了智慧和鼓励，让我受益良多，从此我又多了一位榜样——徐贵祥爷爷。(叶集二小五六年级学生 冯玉洁)

今天，我有幸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徐贵祥先生的读者见面会，万分激动。

徐贵祥老师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我听得津津有味。徐老师小时候因为条件艰苦，没有什么书可以读，一旦获得一本书，便会如饥似渴地阅读。而在徐老师童年记忆中深刻的，便是《老街书楼》中反复提到的小红楼。这个小红楼不仅满足了徐老师遨游书海的愿望，更为徐老师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见面会上，徐老师的语言幽默有趣，用生动的小故事向我们讲述他在挫折中坚持不懈，不断努力，最终获得如今成绩的人生经历。

黄圣凤老师告诉我们，徐贵祥老师尽管诸多荣誉加身，可他仍然很谦虚，在读者见面会开展的前一天，特意嘱咐黄老师，在跟同学们介绍他的时候尽量简短，最好是加上标点符号都不要超过50字，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跟同学们互动交流。

我喜欢幽默又尽责的徐老师，他分享的经历也会鼓舞我继续在文学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叶集二小六六年级学生 刘梓乐)

暖黄与图书的灯光交织，照耀着整个会场。一束灯光落下，照在一本崭新的图书上，呈现出“老街书楼”四个字。读者们陆续进场，既有蹦蹦跳跳的小读者，也有端庄得体的大读者，但一样的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迫切地想听到分享会的主角。

随着黄圣凤老师清脆的主持声响起，徐贵祥爷爷的文学分享会拉开帷幕。徐爷爷铿锵有力地向我们讲述了童年“八大件”，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沉醉其中，仿佛也变成他年少时身边的伙伴，与他一起嬉戏玩耍。

我最期待的提问环节终于开始了，小读者们一个个高高举手，用期盼的眼神看向徐贵祥先生。你看，一位矮矮的小男孩把手举过头顶，脖子伸得长长的，整个人都被拉高了一截，眼睛眨呀眨，希望能够够到他的功夫。小男孩终于受到邀请，尽管他的问题非常天真，但徐贵祥先生却巧妙地回答化解，令人十分佩服。

听了徐贵祥先生的种种讲述，我也写了一本小小说。先阅读，后体验；人物、故事、结构分布，令我深受启发。这一堂大师课，我收获颇满，就好像秋天稻谷成熟时收获的农民，只不过我收割的是一知识。

我抱着有徐贵祥爷爷亲笔签名的书读了又读，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叶集二小五六年级学生 王梓薇)

一天晚上放学，妈妈拿给我一本书，书的封面有一栋红色小楼，还有5个孩子在一条老街上嬉戏玩耍。小小的书楼、顽皮的少年就像一块磁铁牢牢地把我吸引住了。我习惯性地先查找作者，一看是徐贵祥。我想这是哪一位作家呢，赶紧翻看简介才知道他是一位军人。“噢？军人不是上阵打仗的吗？怎么是一位大作家呢？”

妈妈告诉我，徐老师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军旅作家呢。军人写的书会是什么样的呢？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书，一页一页仔仔细细去读，原来是《老街书楼》里杜二三、张杏、乔司令(乔大桥)、乔二桥、老虎(吴小根)、张麦他们一起上学、成长的故事，以及自老师耐心教导一群十二岁的小孩子的精彩故事。徐老师写的故事太好了，让我耳目一新，比如“偷窃”连环画；比如玩打仗游戏；比如老虎的一句口头禅：“高，高，高老庄的高，实在是高”，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新奇，每一个人物形象都让我印象深刻。

周五晚上，妈妈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周日下午少年文学院上公益课，徐老师会和你们见面，给你们上一节文学课呢！”我听了，一蹦三尺高！憧憬着即将到来的一天，也期待着和同学们在活动中有出色的表现。

上课的时候，我们终于见到了“神秘”的徐老师，他是多么和蔼可亲啊！徐老师给我们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回答了我们的提问。我问徐老师：“《老街书楼》是您十二岁写的吗？”徐老师跟我们说，写文章像盖房子，十二岁的经历就像泥和沙，不断积累，经过几十年的沉淀，才构成今天的《老街书楼》。

在这堂课里，我很受启迪，我快八周岁了，我也要向徐老师学习，处处留心，多积累，终究有一天，我也可以像徐老师这样，构建一栋漂漂亮亮的房子，写写我的家乡，“未名四杰”的故乡，“文学之乡”——叶集。(叶集实验学校三年级 陈祥熙)

指导教师：吴泽红

记忆的回声里相遇《老街书楼》

吴泽红

离家千里，乡情难忘。2024年10月20日，对叶集少年文学院的孩子们来说是激动人心、意义非凡的一天。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老街书楼》的作者徐贵祥来到叶集给孩子们上课啦！

活动开始，细心的徐贵祥老师关注到现场的读者从8岁到70岁不等，他就从《老街书楼》里童年那些事讲起，少年叙事角度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倍感亲切，沉迷其中。特别是他深情地回忆故乡的八大件：两口井、两座楼、两棵树、两条河，当一幅幅画卷铺展在创作的路上，不断给大家灵感和启发。乡情是一辈子也割不断的根，回忆、不断地回忆，久而久之就成了故事成了书。徐老师不愧是会讲故事的高手，一堂课一开讲就抓住了听众的心，他用自己的记忆唤醒大家内心深处真挚而美好的回忆，我想听不到回声都难。

徐贵祥老师还是调动气氛的高手，他与叶集区作协少年文学院的小院士们亲切互动的场景令人感动而欣慰。

是的，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和渴望似乎与《老街书楼》里的杜二三那群孩子是一样的，虽然我并不是启老师，但跟他们在一起，也会被他们脑袋里的奇思妙想和“十万个为什么”感动，尽管他们是一群平均年龄10岁左右的孩子，但每次去给他们上课，我总要倒逼着自己去看他们喜欢看的书，去精心准备他们喜欢的课。因为一不留神可能就会被他们下了套。从他们那里，我深切体会到教学相长的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何尝不是彼此的摆渡人？这也更坚定了我们要把每周公益课开下去的决心。

孩子们不时争先恐后地与徐老师分享阅读体会，还问起稀奇古怪的问题。杜二三那群孩子是不是就是您和儿时的玩伴，童年记忆对您的创作带来哪些影响？小说里张杏的姑姑有什么意义？您写得那群孩子十来岁，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老街书楼》的呢？

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有个美好的童年，在记忆深处装满榜样和热爱，等待真善美的花儿绽放，成长为桥上观风景的人。就像《老街书楼》里说的——让我惦记的那些人都过上好日子。

全国知名作家走进叶集采风

10月20日，来自省内外50多名知名作家走进叶集区实地采风。

叶集被誉为中国“文学之乡”。作家们参观了叶集红色文化展览馆、台静农纪念馆，感受叶集厚重的历史文化。

“明永乐年间，一位由歙县徙居霍蒙的叶姓徽商开枝，形成聚落，立肆经商，结市成集，时属霍邱县附随姓登记造册，命名为叶家集。清末这里集市繁荣，‘长街五里一片繁荣景象’，经济贸易尤为活跃，辐射周边30多个乡近50万人口，为江淮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在参观叶集红色文化展览馆时，大家饶有兴致地听讲讲解员讲解“叶集”名字的由来、感叹历史的变迁。

参观叶集区江淮果岭基地，大家看到产业振兴对乡村的带动，文旅发展促进乡村繁荣的景象，并认真了解叶集在围绕产业兴农，抓好江淮果岭作出的“土特产”文章。



现实景象，并认真了解叶集在围绕产业兴农，抓好江淮果岭作出的“土特产”文章。本报记者 张玉 王正超 文/图

我所知的台静农先生

台运行

气磅礴的反帝、反封建的呐喊；有讴歌历史和人物人物的吟唱；更有在泥土中发掘出来的民间歌谣。当然，也不乏社会风情的描述。

翻开他的诗集《白沙草》、《龙坡草》，诗人忧国忧民的投枪式的诗作无不令人敬仰。特别是抗战时期的诗作，更是激情满怀。如写于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时的《沪事》：“一击真堪敌万夫，翻怜此局竟全输，他年倘值荆蜀乱，不使朔方剑刃。作者虽怜上海被日本攻击，但他仍怀荆湘刺秦的锐志。八年军兴，日寇终于战败投降，连‘寻得桃花好避秦’的陶渊明也笑颜逐开；又一首《淮上》：“淮使神州错一筹，江湖两河更蒙羞，要拼玉碎争全局，肥水功成水上游！”这些诗句，无不反映出诗人在抗战期间的凌云壮志。

诗人还有很多反映历史和人物人物的杰作。如《观察始末车马》：“横鞭纵已蹉跎，颓势难撑反日戈，若使荆湘一剑，后来青史又何如？”读后不仅使我对历史有了了解，又了解了历史人物对当时历史发展的功勋。

台静农诗作，人民性很强，他搜集整理的《淮南民歌集》就是最典型的一例。台静农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的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边学习边工作，当时研究所没有多个门类，其中就有歌谣研究会，由北大老师傅维哲(又名常慧)负责，受常维哲的委托，回乡搜集整理淮南一带民间歌谣。1924年8月，台静农接受任务后，冒着炎热酷暑，走遍淮河以南方圆400多平方公里，访问了2000多位民间艺人和民众，有的民间艺人(主要是说大鼓书，唱门歌一类艺人)能整段说唱，甚至唱上百句(段)，一般受访民众也能唱三五段或十句八句，有的只能唱三两句，但不论受访者唱多唱少，台静农都

详细听，仔细记，白日走访，晚上整理，有的虽然三两句，他能将所有访问记录相关的句子相互参证，联系起来，成为完整的段子。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采访整理，共成稿2000多首，后因战乱及工作调动，丢失了不少，现在出版的《淮南民歌集》只收取了113首，而且是胡适先生发现的《歌谣周刊》刊载过的。

这些歌谣的作者，当然不是台静农，而是由淮南地区各行各业、各种人等的传唱的成果。它是顺口哼来的民谣，出自千人之口，实在十分珍贵，更珍贵的是这些歌谣唱的都是含有泥土芳香的劳动人民的心声。如劳作歌：“扛起锄头上山坡，挖块荒地种萝卜，饿了它它能当饭吃，渴了它能当水喝，穷人的日子慢慢过。”这些民谣不能算诗，它是下里巴人之美口头文学，是人民大众心声的绽放。

当代书画名家

台静农书法、绘画作品很多，而且造诣颇深。他在台湾大学任教时，下功夫从事书法、绘画的创作。北师大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启功先生在21岁时即和台静农结交，说台静农书法“错节盘根，玉质金相，故是使我佩服”。他曾于1986年撰《读台静农书画》一文，对台静农书画法进行了论述，其中有云：“台静农书法体例很多，但以明末书法家倪元璐(字鸿宝)字体为主要范本，练到极致……”张大千先生看台静农酷爱倪体，居然慷慨将其珍藏的倪元璐一册真迹赠之曰：“静农字，元璐乎，一体者乎！”三百年后，能得倪元璐书法精髓者，静农一人而已。”启功撰文中说：“倪字结构极密，上下字紧紧衔接，但缺少左右顾盼的关系……而台老的字，一行之内，行之间，信手而往……到了翻过之处，真不知是倪是台。这种意境和乐趣，恐怕倪氏也不见得尝到的。”台静农好友马国权先生对台静农书法艺术独有见解，他撰文云：“台先生的书法，可说是篆、隶、楷、行、草无一不精。”特别是对台静农行草倪元璐书体，十分欣赏，曾

我首先要表达祝贺之意，热烈祝贺来自全国各地的九位作家获得2021-2023年度《安徽文学》奖；其次要表达感谢之意，感谢安徽文学杂志社、六安市文联、叶集区委区政府精心组织和成功举办了昨天晚上(2024年10月19日)隆重的颁奖典礼和今天上午内容丰富的全国知名作家走进叶集采风活动；第三要表达欢迎之意，欢迎来自省内外的文学创作者、文学工作者光临六安，走进叶集，共襄盛举，共同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我来自本地高校皖西学院，皖西是六安的俗称，六安不仅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为辛亥革命以来的历次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孕育和形成了厚重的红色文化和鲜明的红色文学传统，六安还是大别山红色文学的诞生地之一，自辛亥革命以来，不同体裁和题材的红色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涌现，无论是文人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作品，还是人民群众创作的民间文学作品，都不仅在六安广泛流传，有的还走出六安，走向全省和全国，甚至走向国门，在广泛的时空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六安的革命



徐贵祥。建立自己的阅读根据地。张 玉 文 图

10月20日，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徐贵祥来到叶集区图书馆举行新书《老街书楼》读者见面会。他与在场的青年读者和小读者们分享了这本书的创作背景以及个人的写作经历，并就如何做好阅读和写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徐贵祥说：“叶集不仅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也是一片文学的沃土。这个地方是‘未名四杰’的故乡，确实涌现出很多文化人、文艺人、文学家，这种历史积淀必然形成一种氛围，对现在孩子的影响应该是潜移默化的。他们脸上洋溢的自信和阳光，构成了他们这个时代的底色。”

《老街书楼》是徐贵祥在丰富生活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记忆、积淀，加上深入思考升华后创作的，写出了一群渴望阅读的孩子们的成长经历，情节真实感人，人物鲜活生动。

徐贵祥回忆了对家乡小时候的印象以及最早让他开启对文学艺术想象的场景，并介绍了老街书楼的“原型”和小说中的人物“原型”的有关故事。谈起家乡，他滔滔不绝，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描述其中的人、景和物，让在场的读者们无不认真聆听。

如何开启文学创作？徐贵祥告诉读者，一个起点是兴趣，兴趣是通向文学创作的第一步。兴趣就是天才，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兴趣。很大一部分是由兴趣来决定的，你只要有兴趣，你就会去捕捉。

另外两个支点是阅读和体验。关于阅读，徐贵祥告诉读者，阅读书本要读喜欢看和看得懂的书，一定要找到你特别喜欢的。只要是你看明白的，不喜欢看的，扔掉。当然被你扔掉的有可能是好书，过一段时间再拿起来看，再看不下去，再扔掉，不管是谁的。如果你最后还是看不懂，还是不喜欢，而且它又是世界公认的经典名著，那你就不要看了。有的好书你可以看一遍、两遍、三遍，有些书你知道文学史上有这个东西就行了。

徐贵祥在给小读者的建议中说，读大于书。老师要向孩子推荐合适的书，相信一定会有一本最适合你的书。在不停的选择取舍中建立自己的阅读“根据地”。

徐贵祥还说到文学创作的三个重点是人物、故事、结构。要学会培养想象力、审美力、鉴别力、记忆力。他通过生动的例子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如何打开想象力，提高审美力、鉴别力。

在分享完个人的创作经历和关于阅读与写作的经验后，徐贵祥回答了小读者们的提问。青年读者和小读者们都收获满满。



台静农先生是我宗家长辈，我们虽同出生在叶集，因他比我年长30岁，16岁即到外地求学工作，他24岁那年回乡搜集民歌，而我尚未出生，所以从未见过面，但他的文学、诗词以及书法、绘画作品，我接触的很多，他30岁后，从事高等教育，兼事文史著述和书画创作终生。

新文学的斗士

二十世纪初，在1919年五四运动推动下，新思想新文化宣传不断掀起高潮，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作品，他们向当时广为流传的鸳鸯蝴蝶派和一些市侩颓废文学进行无情的挑战。台静农就是一勇敢的战斗者和挑战者。

台静农9岁入私塾启蒙，1913年，在“洋务运动”影响下，叶集开明人士借火神庙办起了一所学堂，以《左传》“明耻教战”典故取名为“明强小学”。这时11岁的台静农与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组成小学读书。

这虽是一所乡小，可教师都是一些饱腹经纶、思想开明的人士。他们经常向学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和无神论。时间不长，韦素园、台静农他们几个便带头剪了辫子。接着又觉得学堂与庙宇并立，颇不相称，众多菩萨，格外刺眼。于是他们团结一批思想激进的同学，一夜之间把庙里的菩萨全推倒砸烂了，并在庙前廊柱上正式挂起“明强小学”的牌子。此举在镇上引起不小的风波。一些信神的人，冲进学堂砸了课桌，学校被迫停了几节课。这件事使台静农深感，封建迷信在中国根深蒂固，光推倒泥菩萨是不行的，要推掉人们心中的菩萨偶像才行。

1918年，16岁的台静农从明强小学毕业到了汉口中学校就读。从小镇到大都市，台静农眼界大开。他给同学们寄去一帖表明心志的条幅：“立定脚跟撑世界，放开斗胆敢文明。”可见他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和追求。为了打破束缚，他与从明强小学去阜阳师范学校求学的李霁

野、韦从芜等办起了《新淮洲》刊物，宣传新文化运动。台静农常有宣传新文化文章发表。1922年1月23日，他的一首数十行长诗《宝剑》，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上。现摘抄几行：“……刀啊！你是辅助我祖先残杀恶魔的，现在且来助我了！但是人类的恶毒多着呢，你一个怎能结果得尽呢？你怎能化作无量的你——比恒河的沙还要多些，来辅助你这无数被恶魔压迫的同胞？我的热血沸腾了，我的灵魂愤怒了！我再不能有一刻容忍了！我的刀啊！伴我去呀！恶魔正向我们好兄弟战斗着啊！再不去——我们的好兄弟，一定会被恶魔战胜的！……快去呀！除了一个恶魔，且作一次的凯旋，我愿继续的奋勇，永远不断的凯旋！……”

这是一位20岁的青年的心声，是用宝剑刺杀统治人民的恶魔的心声！足见台静农青年时爱憎分明的战斗性格！就在这一年秋天，台静农离开学校，到当时“百家争鸣”的北京求学，进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为旁听生听课。不久，去苏联留学的韦素园从苏联回国，在北京上俄文专修班。原在阜阳师范读书的李霁野、韦从芜几位同学也来到北京，他们又共同战斗在一起。

那段时间，他们比较热衷于外国文学。李霁野翻译了俄国安特列夫的《往星中》。韦从芜也在俄苏俄文学。台静农始终盯住国文不放，1924年春，台静农进

讴歌人民心声的诗人

台静农的诗内容是多层面的，有大



本版责任编辑：徐缓 E-mail:WXRB-xuhuan@163.com